

# 这个世界 土崩瓦解了

〔尼日利亚〕钦努阿·阿契贝 著  
高宗禹 译



*Things Fall Apart*

014038956

I437.45  
06

# 这个世界 土崩瓦解了

〔尼日利亚〕钦努阿·阿契贝 著  
高宗禹 译



*Things Fall Apart*

I437.45  
06



北航

C1727033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/[尼日利亚]阿契贝著;高宗禹译.-海口:  
南海出版公司, 2014.5  
ISBN 978-7-5442-6382-5

I. ①这… II. ①阿…②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尼日利亚  
-现代 IV. ①I43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4457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3-228

THINGS FALL APART

Copyright ©1958, Chinua Acheb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

[尼日利亚] 钦努阿·阿契贝 著

高宗禹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  
特邀编辑 刘昱含 陈 蒙  
装帧设计 金 山 朱柳柳  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印 张 7.75  
字 数 126千  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 
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382-5  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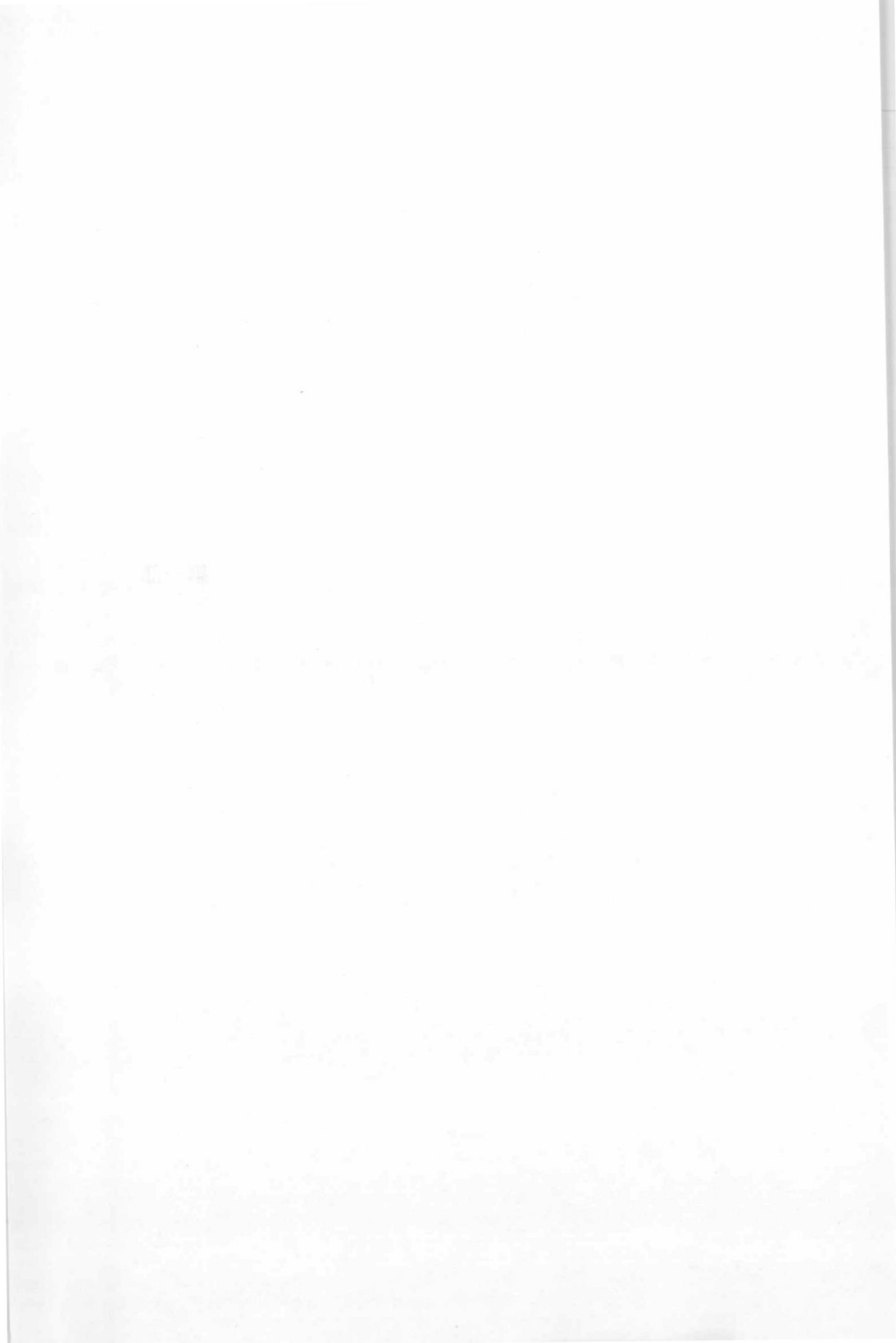
在越来越大的回旋中旋转呀旋转，  
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。  
一切都土崩瓦解，再也保不住中心，  
世界上弥漫着一片混乱。

——W. B. 叶芝《基督重临》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参照袁可嘉译文，略有改动。

第一部



在这九个村子里，甚至在这九个村子以外，奥贡喀沃都很有名。他的名声是靠自己的真本事挣来的。当他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时，就击败了猫子阿玛林兹，给自己的村子带来了荣耀。阿玛林兹是个了不起的摔跤手，有七年之久，从乌姆奥菲亚到恩拜诺，他从未被打败过。他被叫作猫子，就是因为他的背脊从未触过地。正是这样一个人，在一场战斗中，被奥贡喀沃打倒了。老人们异口同声说，这是自他们这个小镇的创立者同荒野中的妖魔大战了七天七夜以来，最激烈的一场战斗了。

鼓声咚咚，笛子呜呜，观众们屏息凝神。阿玛林兹是个

机变百出的能手，但奥贡喀沃滑溜得像水里的鱼。两人胳膊、脊背和大腿上的筋络根根浮现、肌肉块块暴凸，人们几乎听得到它们紧绷得几欲开裂的声音。最后，奥贡喀沃把猫子扔了出去。

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，二十年甚至更多。在这段时期里，奥贡喀沃的名声就像灌木丛里的野火遇到哈麦丹风<sup>①</sup>似的愈来愈盛。他长得魁梧结实，两道浓眉和宽宽的鼻梁让他显得面容严峻。他喘气粗重，据说睡觉的时候，他的妻子们和孩子们在自己的茅屋里都能听到他的呼吸声。他走路时脚后跟几乎不沾地，仿佛脚底装着弹簧，随时准备要把什么人扑倒似的。而他也确实经常扑向别人。他有些口吃，每当他勃然大怒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发泄时，就会用拳头。他对不成功的男人没有耐心。他对他的父亲就没有耐心。

父亲的名字叫乌诺卡，已经去世十年了。他一辈子懒散，鼠目寸光，从来不知道为明天打算。如果有钱落到他的手里——这种情况极少——他就立刻去买上几瓢棕榈酒，叫上邻居寻欢作乐。他常说，每当看到死人的嘴巴，他就想，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要是不吃掉属于他的那份东西，那才蠢呢。

---

<sup>①</sup>来自撒哈拉沙漠的干燥含沙的东风或东北风。



当然，乌诺卡欠了一屁股债，他欠每个邻居钱，从零星几个到数额巨大的玛瑙贝。

他个子很高，但是很瘦，背有点驼。除了喝酒或者吹笛子的时候，他总是一副愁眉苦脸、憔悴不堪的样子。他笛子吹得很好，每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收割以后的两三个月，那时候，村子里爱玩音乐的人都把挂在炉架上的乐器取下来了。乌诺卡时常跟他们一起演奏，脸上闪着幸福恬静的光彩。有时候，别的村子也会请乌诺卡的乐队和假面舞蹈队去他们那儿，教他们奏乐。乌诺卡他们有时会在这样的主人那里度过三四个大集，奏奏音乐，大摆宴席。乌诺卡热爱这种美酒佳肴的生活和温暖的友情，也热爱一年中的这个季节，雨季已经过去，每天清晨升起的太阳美得耀眼。而且因为寒冷而干燥的哈麦丹风正从北方吹来，天气也不太热。有些年，风吹得很厉害，空中弥漫着浓雾，老人和孩子都围坐在篝火堆旁取暖。乌诺卡热爱这一切，也热爱那随着旱季归来的第一批鸢，以及唱着歌欢迎它们的孩子们。他想起自己的童年，想起自己怎样四处游荡，去寻找碧空中自由翱翔的鸢；只要发现一只，他就会全力歌唱，欢迎它远道归来，问它有没有带着一两块布回到故乡。

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，那时乌诺卡还年轻。成年以后，

他一事无成。他很穷，妻儿几乎吃不饱。人们总是讥笑他懒惰，而且因为他从不还债，人们都发誓不再借钱给他。可是乌诺卡却总能想法借到钱，因此债台高筑。

一天，一个名叫奥可瓦叶的邻居来看他。当时乌诺卡正靠在他茅屋里的一张泥炕上吹笛子。他马上起身和奥可瓦叶握手，于是来客摊开他夹在腋下的羊皮坐了下来。乌诺卡走进一间内室，随即端出一个小圆木盘，盘中放着一个柯拉果<sup>①</sup>、一点胡椒和一块白石灰。

“我有柯拉果。”说着，他坐下来，把盘子递给客人。

“谢谢。带来柯拉果的人也带来了生命。但我想应该由你来切开它。”奥可瓦叶一面回答，一面把盘子递回去。

“不，这是给你的，真的。”就这样，他们推让了好一阵儿，最后乌诺卡接受了这份光荣。他切柯拉果的时候，奥可瓦叶拿起那块石灰，在地上划了几条道，然后开始涂自己的大脚趾。

乌诺卡一面切着柯拉果一面向祖先祷告，祈求祖先赐予他们长寿和健康，保佑他们不受敌人的侵害。吃完柯拉果，他们谈了很多事情：淹了木薯的淫雨，下次祭祖的盛典，以及同恩拜诺村迫在眉睫的交锋。一谈到战争，乌诺卡就愁眉

---

<sup>①</sup>非洲热带特产植物，含咖啡因，有提神之效，是伊博人待客的佳品。

不展。他实在是个胆小鬼，见不得流血的惨状。所以他改变话题，谈到了音乐，就又容光焕发起来了。他仿佛在内心里听到了埃桂、乌都和奥惹奈<sup>①</sup>扣人心弦而错综复杂的节奏，自己的笛声也穿插其间，为各种乐器点缀上一种如泣如诉的幽雅音调。整体效果是愉快活泼、生气勃勃的，可是当人们单独聆听他忽高忽低、时断时续的笛声时，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哀愁和悲伤。

奥可瓦叶也是个乐师，会敲奥惹奈。可他不像乌诺卡那样一事无成。他有一个装满木薯的大粮仓，还有三个妻子。此时他正要获封伊德米里的头衔，这是本地排行第三的称号。举行这种仪式很费钱，他正在设法收拢自己所有的钱财。事实上，这就是他来看乌诺卡的原因。他清清嗓子，开口说道：

“谢谢你的柯拉果。你也许已经听说，我不久就要得到新的头衔了吧？”

奥可瓦叶直接的话只说到这里，接下来的几句是用谚语说的。在伊博人中，谈话的技巧是很受重视的，谚语不啻棕榈油，人们用它来消化所说的话。奥可瓦叶便是个中好手。他说了很久，先是旁敲侧击，最后才点题。简单说，两年多

---

<sup>①</sup>埃桂是种木制的鼓，乌都是种陶制的鼓，奥惹奈是种锣。

前乌诺卡曾向他借了二百个玛瑙贝，他是来要他偿还这笔债务的。乌诺卡一旦听懂了朋友的来意，便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大声地笑了很久，声音响亮得像在敲奥惹奈，笑得眼睛里流出了泪水。客人被吓了一跳，坐着默默无言。最后，乌诺卡才一面笑着一面回答他。

“你看看那边墙上，”他指着对面被红土擦亮的屋墙，“你看见那些石灰线了吧？”奥可瓦叶看到几组短短的垂直线，是用石灰画的，一共五组，最少的一组也有十条线。乌诺卡懂得怎样制造戏剧效果，因此停了一下，闻了闻鼻烟，大声地打了一阵喷嚏，然后继续说：“那儿的每一组线都代表我欠某人的一笔债，每一道代表一百个玛瑙贝。你瞧，我欠那个人一千个玛瑙贝，可他并没有因为这笔债在大清早就把我吵醒。我会还你的钱，但今天不行，长者们说过，太阳会先照到站着的人，再照到跪着的人。我先得还清我债务的大头。”他又闻了闻鼻烟，好像那就是在还他债务的大头似的。奥可瓦叶只得卷起羊皮，走了。

乌诺卡去世时什么头衔也没得到，只落得一身重债。他的儿子奥贡喀沃以他为耻，这还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幸好，人们是按照一个人自身的价值来衡量人的，而不是按照他父亲的价值。很显然，奥贡喀沃是配做大事的。他还年轻，却

已经是九个村子闻名遐迩的最了不起的摔跤手。他是一个富裕的农民，有两个装满木薯的粮仓，刚讨了第三房妻子。尤其难得的是，他已经得到了两个头衔，还在两次氏族间的战斗中表现出了无比的英勇。所以，尽管奥贡喀沃还很年轻，他已经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了。在他的族人中，年龄是被敬重的，但是成就更受尊崇。诚如长者所言，一个孩子只要把手洗干净，就可以同国王一道吃饭。奥贡喀沃把手洗得干干净净，所以他可以同国王和长者一道吃饭，而当邻村为了避免战争和流血把一个孩子送给乌姆奥菲亚作牺牲时，也就由他来看管这个命中注定要遭难的孩子。这不幸的孩子名叫伊克美弗纳。



当村里报信人的奥惹奈的巨响刺破宁静的夜晚时，奥贡喀沃刚刚吹熄了棕榈油灯，在竹榻上躺下。咣——咣——咣，中空的铁器发出震耳的响声。接着，报信人开始喊话，喊完后又继续敲起奥惹奈。他喊的话如下：明天一早，乌姆奥菲亚所有的男人都到市场上集合。奥贡喀沃疑惑着出了什么事：他确信一定是出了什么事。他在报信人的声音中听到了隐隐的悲剧色彩，虽然声音愈来愈远，逐渐模糊，他还是听得出来。

夜晚异常寂静。除了月夜外，夜晚总是寂静的。对于这些人，哪怕是他们中最勇敢的人，黑暗永远意味着一种难以捉摸的恐惧。孩子们被警告不准在夜里吹口哨，以免招来恶

灵。在黑暗中，危险的动物变得更加凶恶可怕。人们从不在夜里把蛇称作蛇，因为它会听到。他们把它叫作绳子。这一夜，当报信人的声音逐渐在远方消逝，寂静再次笼罩大地时，森林里千万种昆虫的鸣叫声此起彼伏，振人心弦，这种共鸣的震颤使寂静显得更加紧张。

而在月夜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那时，人们会听到孩子们在空旷田野里嬉戏的欢声笑语。青年人也许会成双成对地在更隐蔽的地方玩耍，老年人也会回忆起他们的青春。正如伊博人所言：月光照耀下，跛子都想出来散步。

但这一夜却是漆黑而寂静的。在乌姆奥菲亚所有的九个村子里，报信人敲着他的奥惹奈，呼唤每个男人去参加第二天早晨的集会。奥贡喀沃躺在竹榻上，竭力猜想这个紧急集会是什么性质的——要同邻近的氏族交战吗？很可能，而他是不怕打仗的。他是一个行动派，一个武士。不像他的父亲，他不怕看见流血。在乌姆奥菲亚最近的一次战斗中，他是第一个把人头带回家的。那已经是他的第五颗人头了，而他还不是一个老人呢。每逢隆重场合，例如村里举行葬礼的时候，他就用他的第一个人头盛棕榈酒喝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市场上就挤满了人。足足有一万人，都在小声说话。最后，奥格布埃菲·埃赛乌果从人丛中站起来，



朝不同的方向大声喊了四次“乌姆奥菲亚人团结一心”，每喊一次就挥舞着紧握的拳头，像要推开前面的空气。那一万人每次都同声答道：“呀啊！”接着是一片死寂。奥格布埃菲·埃赛乌果是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说家，每到这种场合，他都会被推举出来说话。他用手摸着自己满是白发的脑袋，捋了捋银白色的胡须，又整理了一下他那从右边的腋窝下绕过、在左肩上打了个结的披巾。

“乌姆奥菲亚人团结一心！”他第五次大声喊道，人群以喊叫作答。接着他像着了魔似的，猛地伸出左手，指着恩拜诺的方向，咬紧一口亮闪闪的白牙，从牙缝里挤出话来：“那些畜生养的居然敢杀害乌姆奥菲亚人的女儿。”他垂下头，咬紧牙齿，让一阵低沉而愤怒的窃窃私语扫过人群。当他重新开口的时候，脸上怒容已消，换上了一副比怒容更加凶恶可怖的笑容。他用一种不带感情的清朗语调告诉乌姆奥菲亚的人们，他们的女儿是怎样到恩拜诺去赶集，又是怎样被那里的人杀害的。埃赛乌果指着低头坐在他身旁的一个男人说，那女人正是奥格布埃菲·乌多的妻子。群众愤怒地咆哮起来，杀意冲天。

其他很多人也发了言，最后决定按照正常步骤采取行动。立刻给恩拜诺送去一封最后通牒，让他们选择要么打一仗，